

## 第二回 花天荷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桑元戎惑讒言無意出奇兵

詩曰：

明眼高人已獨裁，蓬心下士尚疑猜。出奇定要出奇膽，破賊還須破賊才。

否則妙機都坐失。不然好處轉成災。始知世上艱難事，惟有英雄作得來。

話說花天荷自得了老人兩廣圖，終日追求出入之路，安排搗巢之謀。不知不覺已將破賊的方略算計熟矣。只恨無因為入幕之賓，不能得借箸而談。忽一日入市，見府縣張掛榜文，傳示兩廣峒賊作亂，朝廷下詔求賢之意。花天荷看得明白，滿心歡喜。暗想道：「朝廷此舉，正合我心。」因與父母說明，父母知其志在四方，竟聽其所為。花天荷見父母允從，竟到縣中來說知應詔平蠻之意，要他起文書。縣中不敢怠慢，因申文報知府尊，府尊因請花天荷當面問說道：「本府聞知兩廣峒蠻巢穴甚深，剿除非易。故桑總兵請妙算於朝，朝中無計可施，因下詔求天下英才。此舉雖開一時功名之路，然須真有奇謀異略，能致峒蠻之死命，方不負一番跋涉。兄雖大才，也須斟酌。不識所抱方略可微聞一二否？」花天荷道：「破峒賊易，識峒賊所據之山川險要難耳！愚生頗知一二，故效其勞也。」府尊聽了道：「若果識山川險要，此乃破賊之第一籌也。敢不敬求！」因批允縣中申文，令其遵聖旨起長批路引，著沿途供給。

花天荷得了長批路引，遂拜別父母。仍帶著花灌、小雨竟往廣東起發。正是：

聖主何嘗不重賢，賢才也願柱擎天。誰知大志厄於小，萬里奔波也枉然！

花天荷所過州縣，見是奉聖旨所求破賊之人，十分敬重。或請酒，或送禮，不敢怠慢。不月餘早到了廣東地方，因聖旨是徑詣總兵軍前獻策效用，故不經撫按衙門，只在府中投了批文，遂在府中起了文書，又到桑總兵處報名投見。

不期此時，奉旨來效用者已先有數人，然皆是用賄賂、央人情，要掛名在總兵軍前效用，以圖出身，卻非實有奇謀妙計，敢於破賊者。桑總兵雖然收了，卻看得甚輕。今日忽見花天荷來報名，報名帖上寫的是「奉詔至軍前效用獻策，浙江生員花棟稟見」，此外並不見有薦書，又不見有禮物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此人莫非是個真才！」因於次日升帳，即開轅門，傳呼花棟進見。花棟到了帳前，先是一跪，雙手奉上一個大紅的手本，道：「生員花棟稟拜見。」左右接了手本，花棟方用屬下庭參禮，拜了四拜。拜畢，起立帳下。桑總兵見花棟舉止從容，已自改觀，再將他細細一看，只見了：

七尺經綸，自是青年杰士；一身詩禮，猶然白面書生。玉蘊輝山，翩翩儒雅中直透出珠光劍氣；文明射門，落落行藏外別自具駿骨龍精。兩眉聳日，蹙一蹙無非三略六韜；隻手擎天，指一指便是五花八陣。只論貌，已知為山川靈秀所鍾；若問才，何能悉天地陰陽之美。舉止端莊，揚正人君子之風；行藏磊落，存豪傑英雄之志。言不輕發，潛窺者無以測其心胸；儀足表威，具瞻者早已領其氣象。顏如少婦，可謂今之子房；心實老成，不啻古之諸葛。

桑總兵看見花天荷生得又儒雅，又英俊，行藏比眾不同，不敢輕慢，遂和顏問道：「花生員既奉明詔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以佐本鎮之不逮，定有奇謀異算，破此積賊。今雖識面之初，或不便盡悉其雄才，而破賊大意，或戰或撫，試略呈一二何如？」花天荷聽了，因應聲道：「花棟本浙江中書生。原非大才。但當此天下全盛之時，而久容此小丑跳梁，亦是金甌一缺。又見總戎老大人天威已震，而不自滿假，又虛心請妙算於朝廷；而在廷臣工，又休休有容，不嫉不妒，又虛心求賢才於天下。君臣惕勁，真千古一時也。苟有一才一技，誰不感激而思效命？故花棟忘其為河東之白豕，不惜驅馳軍前，願以竭其愚。今承大人不加揮叱，且進而詢以破賊大意，或戰或撫，誠厚幸也。但思邊疆之敵國，或兩相構釁，則惟有戰而已，必戰勝而後安。內境之小民，或飢寒而作亂，則惟有撫而已，必撫寧而始靜。若雖屬內境，而又實居邊疆，如今兩廣之峒賊，則全靠戰不可也，全在撫亦不可也。何也？兩廣有千峽萬峒，若全靠戰，豈能盡剿？戰徹其一，又賴撫以戒其百。而峒賊性最狡獪奸惡，若全靠撫，豈盡帖然？撫以安其身，又賴戰以惕其心。此戰撫必至於互用也。雖然，撫易而戰難。所謂戰難者，非兵不利而將不能，蓋地利之險阻不知也。今花棟敢於千里而奔走效命者，竊欲於地利，效一臂也。破賊大意，此其一二。乞大人加察焉。或可或否，謹以待命。」桑總兵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花賢契高才，只此數語，已窺八九，可謂不負明詔也。」因命他坐。左右忙設一座於帳下，請花天荷坐了。

桑總兵又問道：「本鎮數番進剿，每每失利者，正如賢契之所云，地利不知也。賢契若果知地利，則破賊易易耳。但此兩廣地方，東至南韶，西至柳慶，周遭數千里，山中峒峽也不知其多少，峒峽中積賊也莫可稽查。本鎮細考廣輿，並諸志書。都不能詳載。即訪問遺老，也不過但曉得眼前幾個峒名耳。至於峒中之徑路寨柵，那裡得知？賢契既是青年，又遠從浙中而來，此地又非熟游，不識緣何得知此中地利？不妨教我。」花天荷因打一恭，道：「天下地利，必待熟游而後知，無論青年坐守，不能週知；即白首奔馳，亦恐不能遍及。花棟亦奉異人之指點耳。」桑總兵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此言是也，賢契既得異傳，則明於地利無怪矣。兩廣之民何幸也。本當重授，奈賢契初到，方略尚未細陳，且暫署幕府監軍，候稍有次第，再行題請。」

花天荷拜謝了出來，早有監軍衙門的職事人役來服侍。一霎時，早轟動了合營。他人猶不在意，那幾個同奉旨來效用的，聞知花天荷方一見，便授了幕府監軍之職，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樣大分上？大家猜猜疑疑，著人打聽。

過了數日，忽桑總兵又傳呼相見。這番相見，更加優待，先賜坐待茶，茶罷，然後問道：「賢契前日所言地利，可略陳一二否？」花天荷道：「花棟若不上呈大人，則此來何事？但峒中之地利，關乎兵機，倘浪泄於人，則出奇不便。敢求元戎大人暫屏退左右，容棟細述。」桑總兵點首以為然，因退入帳後，止命花天荷隨入。其餘將士俱令侍於帳前。花天荷乃細說道：「今廣東僻在南方，山必險峻，嶺必盤回。而山嶺險峻盤回中，有峭壁懸崖，可容人棲息者，則為峽為峒。良民不可居，此乃天生之賊巢賊窟。惟賊據為巢穴，故大小之峽皆有名號：在東者有斷崖峽，為賊青削天所據；在西者有落星峽，為賊花皮豹所據；在南者有臥虎峽，為賊滾地雷所據；在北者有秃屍峽，為賊鬼頭石所據。四散者尚有乾魚峽、夾板峽、竹竿峽、馬腹峽、黃泥峽，一時間也數不盡。惟側影峰下的大藤峽為第一險阻，乃峒賊瘋火蛇所據，此賊在眾賊中最高為兇猛，任是眾賊合併一處，也不敢惹他。故他要攻劫府縣，眾賊不敢不攻劫。他若要退避，便一個賊也不敢出山。他若要戰，則眾賊莫敢不戰，他若不受撫，則沒一人敢受撫。」

兵，先斬了瘟火蛇，則各賊不戰而服，不撫而向化也。」

桑總兵道：「賢契所談之峽，本鎮亦略聞一二。譬如瘟火蛇，本鎮亦知其為賊首，亦知剿平大藤峽，則諸峽自服。但聞這大藤峽，在萬山之中，最為深險，又為諸峽所護衛，徑路皆不可識，兵馬如何敢入？兵馬入尚且不可，而況搗其巢乎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兵馬不敢入者，不識路徑也，花棟俱已備知。這大藤峽，峒中雖算第一峽，其實內中狹隘，止可容一二百人，其餘皆散住小峒。瘟火蛇自恃猛勇，為人殘暴，不得眾心，眾人受其害者，皆恨其不得死。就是斷崖峽、落星峽、臥虎峽、禿屍峽，這東西南北四峽，名雖服他調度，為他護衛，然各賊皆思獨立也，不甚相親。況這大藤峽雖說在萬山之中，若要從正路入去，便深遠莫測，足有百里。殊不知有一小路：由青羊嶺破甕谷入去，只十里便到麻石灣，再從麻石灣向南爬過了乾水缺，繞著一帶蛇皮樹，只三里便轉入大藤峽的七曲關了。過了關，不十里便是挖踏墩，過了挖踏墩，不五七里便是大藤峽了。明日元戎大人可先下一檄，稱是朝廷詔書，赦各峽已往之罪，限一日，俱要請會城受撫，不到者，即搗巢斬首。眾賊自嬉笑不以為然。待他過了限期不來受撫，卻移大兵數萬，屯於城下，虛張聲勢以為搗巢之舉。彼縱驕狂，亦必聚賊把守，卻暗挑挑選驍勇一千，乘夜打點從青羊嶺入去。出其不意，不半夜，便可直抵大藤峽，斬瘟火蛇之首矣。若斬了瘟火蛇之首，號令軍前，則各峽之賊自膽落，叩首而受撫矣。」桑總兵聽了歡喜道：「不知可確有此捷徑否？若果有此捷徑，便不愁大功不立矣。」花天荷道：「花棟所受，乃得自異人，言言皆驗，豈有不確之理！」桑總兵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賢契所言峽名、賊名並出入之路，道里遠近，本鎮一時記不清，賢契可細細寫一清冊，以便本鎮好按冊行事。」花天荷領命，打一恭退出。隨即將所言的方略，並地方賊名，細細造成一冊，又將道路曲折畫成一圖，呈上桑總兵。

桑總兵看見畫的大路，一轉一折，盤去又盤回，所以遠了。所畫的小路直捷，所以近了。某賊出劫，當由某路邀接；某賊攻奪，當從某地伏擊。蹤跡明明白白，歡喜不盡。因操練人馬，又挑選精壯，欲以為出奇之用，又時時傳花天荷入見，見一次必有賞賜，軍中將士看見，俱以為榮。惟有奉詔效用的數人。雖也掛名在幕府之下，卻落落寡寡，尤覺不堪。因大家約了同來拜賀花天荷。花天荷雖也往來答拜，寒溫相接，然有才有無才人情意終不親厚，每每問及所呈方略，花天荷止以言語搪塞，不說出真情。眾人愈加妒忌。再細細訪問，方知是花天荷策中獻出搗巢路徑，故桑元戎歡喜。因大家商量道：「他若出奇，成了搗巢之功，則我輩皆不能立足於此矣。今喜總戎仁柔無斷，莫若我輩公出一呈，道破他出奇之險，自然疑而不敢行了。」

眾人算計停當，遂作了一張公呈，暗暗的呈上了桑總兵。桑總兵打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為狂言負國，不可輕聽事；竊聞用兵以正為貴，以奇為戒。正兵雖不勝，而決不至於失事；奇兵縱僥倖成功，亦難於持久。故老成之將，寧以守正而保封疆，決不出奇而蹈危險。雖出奇一道，兵所不廢，然止可用之平一時之禍亂，而不可輕用以開久遠之弊端。今兩廣峒蠻，為害已久，正兵相持，雖互有勝敗，不失為保境之常。若輕信狂言，誤貪險功，無論自取破敗，即一二如算，亦不過斬一人，搗一穴，獲一日之勝，而群峒之賊豈能盡平？群峒之賊不能盡平，豈不因此而倍加仇敵乎？使復再戰，戰必費力，若欲更撫，愈不信矣。為害豈淺鮮哉！況峒峽深邃，徑路僻奧，久知者尚不能測其一二，遠鄉之人，何由知之？不過假托奇異，以僥倖功名耳。倘有差失，死者死矣，費者費矣，而斯人之辜，不過一身，而罪歸於上者，有不忍言矣。某等承恩幕下，聞此狂言，知踐危道，不敢不瀝血上陳，統祈原諒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桑總兵原是一個多疑之人，再看了眾人公呈，使不覺恍惚起來。暗暗想道：「這呈子卻也說得有理，就是誅了瘟火蛇，各峒之賊安能盡誅？況且瘟火蛇猛勇異常，又所居大藤峽十分險隘，千餘人莫說入去甚難，就是能入去，也未必便能殺得瘟火蛇。若殺不得瘟火蛇，錢糧又費去，兵將又損折，轉使眾賊攻府攻縣，劫奪有名，此事所關非小。不可不算。」桑總兵心上自有這一阻隔，便覺出奇的念頭冷了八九，兵馬也自不練，選的精壯便不瞅不睬。花天荷原常常接交議論，今便漸漸疏了。

花天荷初還認他有公事忙，過了些時，全不見動彈，心下詫異。因乘空請見，道：「大人既欲圖取破賊大功，為何連日又懶而不急？」桑總兵道：「不是懶而不急，本鎮因思峽賊峒中擁眾數千，瘟火蛇又猛勇過人，況斷崖諸峽皆聽號召，若千餘人入內去，無異驅羊就虎，豈能便得成功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正兵相接，當論眾寡。奇兵出其不意，若迅雷之不及掩耳，又安論其眾寡哉？若必論眾寡，則大人麾下之兵，豈少於峒中之賊？誠驅之對陣，自獲全勝。然連年不能勝之者，賊忽來忽去，但出奇耳。惟其出奇，故時時得利。大人胡不思之？」桑總兵道：「奇兵縱勝，不過一舉耳。終須用撫。不戰而撫，已自生疑；用奇勝後，再用撫循，恐愈生疑。故本鎮躊躇耳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撫之生疑者，無威可畏也。誠用奇而誅其渠魁，軍威已壯，威勢炎炎，求撫不暇，何敢生疑？大人踟躕，可謂過慮。」桑總兵聽了，低頭不語，半晌方說道：「賢契且退，容本鎮熟思。」花天荷只得退了出來。正是：

劉皇始識茅廬計，高帝方知借箸謀。說與庸人並閻主，猶如水沃石之頭。

花天荷見桑總兵狐疑不決，心下暗想道：「前日初來，聽我之言，以為得計，急欲出奇以成破賊之功。今何忽疑惑起來？此定是有人忌我成功，獻了讒言。我若苦爭，愈墮奸人之計。況天台老人原說，我之功名雖求尚未可得，莫若且舍之而去。若只管留戀，則生厭矣。」主意定了，到次日就具了一個手本送進去，要辭謝而行。

桑總兵雖是聽了眾人之言，不敢輕易出奇搗巢，然心中猶想著，若果能出奇謀誅了瘟火蛇，獻報朝廷，也是一場大功。故猶豫不決。今見花天荷辭謝要去，又恐怕失了這個好機會，因傳他進見。說道：「賢契來亦不久，所陳方略雖未即行，本鎮卻十分信服。所授幕府監軍，雖不足盡賢契大才，然較之他人也不為薄，就是賢契所獻出奇之策，本鎮商榷未行者，亦兵家之常，未為棄拒。賢契為何便突然要行，毋乃傷於悻悻乎？」花天荷道：「生員此來，原為奉詔命而獻所知所能之策於台前耳，未必便以所獻之策為萬全，而不可不行也。亦不過備此一條，以俟元戎大人之採擇耳。可用不可用，自有公裁，何干恩怨，而以去為悻悻哉！竊思朝廷設官備祿，以養賢才耳，非賢才而虛糜之，罪何能辭？故生員願歸就學，非有他意，望大人諒之。」桑總兵道：「賢契之言，賢契之志也。但本鎮正有事相商，非不能用也。尚須屈留。倘終不用，再行未晚。」花天荷見桑總兵苦留，不好執意要行，只得暫且住下。住雖住下，心中只是不快。

早有桑總兵一班心腹的將官，知道桑總兵要留花天荷，又見花天荷心心念念要去，便日日和哄著，邀他到各處遊賞。得了遊賞之名，便邀花天荷到有名的妓館去玩耍，欲要繫住花天荷之心。不期花天荷素性豪爽，酒使盡興而飲，見了那些妓女，就如糞土，不但不與之交接，相對轉欲避去。又過了些時，花天荷見桑總兵只圖苟安，毫無大志，料想不能成功，遂決意而行。又怕桑總兵留他，只留下一個手本，叫衙役辭謝。竟帶了花灌、小雨，乘夜起身去了。正是：

空來無幾時。忽又空回去，  
來去總成空。何時方得遇。

花天荷去了不題。卻說監軍衙役，早將留下的手本稟知桑總兵。桑總兵見花天荷去了，心下躊躇，要差人去趕，又想到：「趕回卻也無用。」正算計不定，忽報峒賊數百人，從東北路攻劫香山縣。又有峒賊從東南路出來攻劫保昌縣。府縣文書雪片報來求救。桑總兵著了一驚，忙集眾將士商議，要分兵去救，卻不知從何路去救來好，甚是著忙。忽想起花天荷的冊子，因取出來細看，上面恰好寫著：若峒賊從東北路攻劫香山縣，即名桶岡賊，可伏兵於烏石坳邀擊之，自獲全勝；若峒賊從東南路攻劫保昌縣，即名盆塘賊，可伏兵於鴿子堡邀擊之。自可全勝。桑總兵看了，似信不信，然一時沒法，只得依著冊子上差兵去埋伏。不期過了三四日，兩路伏兵俱來報捷，說道：「峒賊劫奪金銀財物，滿載而歸，果從此地經過，被眾兵突然殺出。出其不意，砍殺頭目數十人，餘皆奔逃而走。所劫資財盡行載回，聽候發落。」桑總兵一聞，滿心歡喜。合營官將不知是看了花天荷的冊子發兵，只認得是桑總兵的神機妙算，都來賀喜道：「元帥妙算，真如神也。」桑總兵怎肯說是花天荷冊子上寫的，竟胡盧提認在自家身上，欣欣得意。然自家心上，卻暗暗驚喜道：「原來花棟所獻之策，如此有效。若肯出奇，定然成功，可惜放他去了。倘別峒之賊出來攻劫，冊子上又不曾載明，卻如何區處？還須趕他回來方妙。幸喜他去不久。」因差一個將官叫做馬岳，叫他領了文書，沿途追趕幕府監軍花棟速回軍前效用。倘遲疑逗留，著所在府縣官，慫勸勸駕，不可怠慢。

馬岳領了桑總兵文書，因帶了十數名健卒，連夜來趕。只因這一趕，有分教：恰不好而恰好，乍相逢而乍相別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